

黑色 风流



下



黑色 风流

黑色风流

下

〔美〕乔纳森·布莱克 著

袁国强 译

海南人民出版社

黑 色 风 流

[美] 乔纳森·布莱克 著

袁国强 译

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晚报社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6.25 字数 320千字

1988年6月第一版 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ISBN7-80541-293-6/1·50

定价: 4.50元 (上下册)

第三部

骨光以同——同張南都長壽莫勝蹤贈已前天西吉夫著史
。馬爾林具工院將德對財財。財財工足幾里而觀南都
育領蓋映視財工致辭。書批財”。根帶要需太財財賽”
語我報的皆書齡信公昨百禍國部部漢要又坐我畢商來吉夫
。馬

七月六日（上午）。

史蒂夫·戈思蒂斯那呆滯得象肉团似的身躯由于凯姬·罗斯恰特和莫克·那得弗德来到他莫哈兰德莱乌公寓的拜访而又重新充满了活力。戈思蒂斯下达了命令，叫他的人出去传达信息，打了很多个电话。

“您现在行动起来好象又年轻了二十岁，”史蒂夫的贴身助手尼古拉斯·路易斯说。

“我感到年轻了四十岁。”戈思蒂斯说，甚至他的呼吸也轻松得多了，“我一直蹲在这里，除了为自己感到惋惜外，什么事也没干。现在我又有点事可干了。”

“您确想干预到罗斯恰特那倒霉的事里去？”他问，
“您所要找的那些人可能不会愿意卷入进去，他们已有很长时间没干过这种麻烦事了。”

“是的。只是他们还留下了一些借据，尼克。我欠了吉姆·罗斯恰特的，他们欠了我的。”

有八个接到了戈思蒂斯的信息的人开始到达，每人都乘坐着带着司机的小车来的。他们看来都是获得了很大成功的商人，并且都互相认识。

史蒂夫在两天前与凯姬和莫克谈过话的那同一间灯光昏暗的房间里接见了他们。他很快就谈到了具体情况。

“我的朋友需要帮助，”他说着，描述了他所知道的有关在东海岸发生反罗斯恰特国际石油公司销售者的爆炸活动。

“吉希·格莱斯特是这个活动的后台，”戈思蒂斯总结着说，“纽约的查尔斯·华尼尔——就是卡罗·曼尼凯尔戈——指挥着这些破坏活动。”

出现了一阵沉默。

“华尼尔是由摩莱迪家族撑腰的。”那些人中的一个旧金山有名的进出口商人最后说：“任何干涉曼尼凯尔戈的人都会遭到整个摩莱迪那一帮人的攻击。”

“那又有什么呢？”戈思蒂斯嚷着说。“听着，乔治，当你与巴格西·西吉尔和他手下的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来找过我，是吗？”

一个勉强的回答：“是的，史蒂夫，但那是……”

“几年前的事了？如果西吉尔没有整掉，那你就得挨整。”

又是一阵沉默。

“妈的，史蒂夫，我们卷入进去是划不来的。”这是弗兰克·泽勒。据《商业日报》报导，泽勒是密苏里州首要的不动产和公共运输巨头。

“你太健忘了，弗兰克，”戈思蒂斯声音尖锐地说：

“五一年你要我帮你弄掉查理·宾拉乔的时候，我卷入进去也是划不来的。但是，即使宾拉乔是州长的好友，我还是设法办到了。那是不容易的，弗兰克，而我得提醒你，是我把

他和他的两个保镖就在肯塔基的民主党总部给弄掉了。”

“五一年不是现在，”泽勒反驳道，“我们现在都守法了。我们与那些石油公司搅到一起是去找麻烦，联邦政府会干涉我们的。”

“废话！”戈思蒂斯讥笑着说。

“如果我们不得不干预的话，谁提供资助？”第三个人问。

“罗斯恰特，”史蒂夫说，“他一生中从没赖过帐。”

“你是这么说，我们都不认识他。”

“我认识他，你们认识我，我可以担保。”

“你本人吗？”

“本人。”

那八个人望着戈思蒂斯。

“你总是和我们一起干的，史蒂夫，”泽勒代表他们大家说：“我们也将与你干下去。我只是希望你要知道曼尼凯尔戈这个人——或者如他自己说的，华尼尔——是有着摩莱迪那帮人撑腰的。而摩莱迪那一帮人自己也有很多的朋友，这也许会变成一场大的冲突。”

“是的，”史蒂夫·戈思蒂斯同意地说：“这是不可避免的。”

劳埃德·波得威尔习惯地穿着那件绸子蓝条睡衣站在他卧室的一个窗子前，防弹玻璃透着蓝光。他盯着外面，赞许地点着他那刮得干干净净的头。一些人员在履行他们每日的清扫工作，在他的玛利布庄园所覆盖的数公顷太空草皮上工作着。他们乘坐的是一种看起来即象金矿车又象沙丘运输车一样的混合车型。

这栋作为波得威尔住宅的建筑所有的窗户以及他经营他的王国之精神中枢与外界完全隔绝。然而，劳埃德·波得威尔还是害怕那些太空草皮上的灰尘或杂乱的东西会生出细菌来，而细菌可能会渗透进来，他从窗户边转过身来，朝一个满是开关和按钮的不锈钢控制板走去，用一只骨瘦如柴的手将一个肘节开关朝前扳了一下，一盏灯亮了，从喇叭里传来了声音。

“有什么吩咐，波得威尔先生？”

“艾尔特克尔科在吗？” 汤姆斯·艾尔特克尔科是他的主要代理官员。

“在，先生。”

过了一会。

“我是汤姆·劳埃德。”

“接通豪斯顿波得威尔设备公司记录控制中心的计算机，我需要吉希·格莱斯特，西部联合公司以及尼基伦综合公司最近每一笔要货单的所有计算结果。”

“我十五分钟后拿来。”

“拿到后直接送来给我。” 这些公文将喷上杀菌气体，然后用超紫外线照射，再送给波得威尔看。

不到二十分钟，汤姆斯·艾尔特克尔科按响了蜂鸣器，然后被允许进来了。他一身挺直，剃着平头，象一个军士级海军教练。他今年四十五岁，正值最佳状态。象其他任何走进这座房子的接待室正厅的人一样，他穿上了带子裹得紧紧的白棉靴。

“还要我在这里吗？” 艾尔特克尔科问着，把一迭很厚的可折迭的计算机计算单放在一张桌子上。

“不必了，谢谢。”

艾尔特克尔科走后，波得威尔在一张白皮扶手椅上坐下，开始研究那些计算单，他那几乎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奇怪的笑容。

多少年来，他一直隐居着，把他自己不但与灰尘和细菌甚至这个世界隔离开来，而且把记忆也隔开了，他实际上成了一个只关注自己的金融事务的机械人。

但凯姬·罗斯恰特前一天的来访勾起了他那被遗忘了的记忆。是的，他想，我与吉姆·罗斯恰特以及史蒂夫·戈思蒂斯是好朋友。并且，如果不是吉姆在一九二二年给我的那些机会，接管了波得威尔黄金与石油公司，我现在也许是分文未有，他曾经有过许诺，他知道他不能在罗斯恰特有困难时而置之不顾。

凯姬和莫克一到，波得威尔就发出了指示，现在他正研究着这些计算单，看到他的命令正在执行之中。那三个联合起来反对罗斯恰特的公司要求的钻井工具和其他设备的订货款已经被削减。那些公司在三十天内将会感到设备缺乏。如果罗斯恰特和尼卜柯能自己设法坚持到那个时候，这个设备缺乏的压力将牵制和挫败他们的对手。劳埃德·波得威尔感到满意了。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七月六日（下午）。

上午九点钟，凯姬和莫克乘上了飞回纽约的尼卜柯的波音七二七飞机。

他们已获得了要寻找的东西，现在分享着这完成使命后的感受。这种感受相当程度地在他们之间构成了一种显然友好的关系。然而，在内心受伤的女性和激怒的男性的傲慢仍在别着劲。

凯姬对莫克在离开纽约前那天晚上拒绝了她一事还在生着气。从来没有那个男人曾象莫克那样丢下她，傲然地离开她在皮埃尔旅馆的寓所。而对他来说，莫克·那得弗德需要凯姬，但是他提醒自己，如果她只把性行为当作一种利用的形式，坚持她那女性的专横，那就不行。

在他们的飞行旅途中那感情的暗流是不明显的。他们的交谈是友好但非个人的。凯姬把话题引到石油经营的讨论中，并开始提问题。莫克知道，作为一个石油亿万富翁的女儿，她在寻求补充她的知识缺乏，即使有的东西微不足道。

“我想你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尼卜柯的年度报告和财务报表，”莫克说，“至少这是你父亲在波组时告诉我们的。”

“噢，我熟悉尼卜柯本身是怎么经营的，”凯姬说，“我没弄明白的是，整个石油经营以及尼卜柯是怎样变为这

个综合机构的。”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使你这样认为吗？”莫克点着一枝沙来姆烟。

“就我自己而言，从现代的观点看，我以前一直认为尼卜柯是个大公司。但是突然，我意识到它还不够大。”

“这就看你是怎样看待事物了。”莫克说，“理布可大约有三十亿美元的资产。去年这个公司赚了大约一百四十万美元的利润。这就够多了。如果你不是说石油工业的话。是吗？但是我们把它与，比如说吧，与伊艾克松相比。这个公司每年的销售额几乎是三百亿，有二十五亿的利润，那么尼卜柯看起来就不那么大了。”

他深深地吸了口烟，让烟从他鼻孔中喷出来。

“再者，你得记住，伊艾克松和其他六个跨国公司巨头，一共是七个公司，控制了除对共产党国家外的所有石油生产，提炼和销售的百分之八十。这在全世界占有相当的规模，凯姬。象尼卜柯这样的一个独立公司如果要在经营中存在下去，就不得不进行拚搏。”

“现在让我们把焦点集中到美国来。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产品消费国。你想到吗，平均每个美国消费者的一美元中有四美分是用于汽油和汽车用油之中？这个国家每年加上那些美元消费者的七千亿美元中每一美元中有四美分花在石油上。”

凯姬惊愕地眨着眼，“我从未想到过有那么多！”

那得弗德咧嘴笑了笑，他对他在漂亮和充满幻想的女郎面前扮的角色感到很满意。“有五个公司——伊艾克松，摩比，海湾，得克萨科和吉希·格莱斯特——占有美国

全部石油销售的百分之六十多。你可以把这理解成每十加仑的汽油，包括喷气机、内燃机或者提供燃料——以及你可以数出的任何石油产品——其中有十分之六是他们的。”

“莫克，”凯姬现在更认真了，“如果这几个大公司都是那么有钱有势，尼卜柯是怎样设法维持了这么久？”

“因为你父亲建立了一个从油井到输送的综合性独立石油公司，在任何方面都不必依赖那些大公司。尼卜柯的原油都是自己生产，运输，提炼，并通过自己的销售机构卖出产品。罗斯恰特石油公司与那些巨头或者那些小一些的——然而还是很大的——象联邦石油公司或田纳西联合石油公司那样的大公司一样是自给自足的。不过尼卜柯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

“爸爸引起了他们的一致抱怨，是吗？”

“那只是说得婉转些。”莫克笑着说，“他总是拒绝参与他们控制售价的计划，而直接以较低的价格销售石油。尼卜柯上次就不愿参加那场石油短缺的把戏，现在我们也没有参与进去。”

“这个短缺究竟假到什么程度，莫克？”

“粗略地说，任何有效的数据都是从国家石油委员会来的，这完全由那些大公司控制着。确实也有些生产和提炼方面的不足，但还不到那些大公司要人们相信的那种程度。这是他们不按比率吹出来的。”

“所以他们就能更高地抬高他们的价格，”凯姬说。

“这是一个目的。另一个目的是想摆脱所有的环境控制，再一个就是要获得更大的税收以及联邦政府的间接补贴。然后他们希望把最后剩下来的独立提炼者或销售者从

油经营中挤出去。他们想扩充他们共有的垄断，给公众一个更大的压力。”

凯姬看来还没完全明白过来。

“莫克，经济学家以及专家们……”

“请不要提起他们！听到你父亲是怎样说过那些经济学家和专家们吗？他称他们为大傻瓜，他们只知道玩弄那些他们自己不知其所以然的数字，以便充实他们的雇主他们推算出来的理论。”

他扮了个鬼脸。

“石油工业还不到一百二十年的历史。在这段时间内，鬼才知道如果这个世界一夜之间石油全部消失将会出现多少恐怖。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至少在我们这一辈子还不会。”

“看来你很有信心。”

“是的，大多数已开发的油田潜力还没挖尽。还有新的油田正在非洲、阿拉斯加、加拿大，以及就在美国进行开发，然后，还有刚刚开始触及到的深海油层。”

凯姬的两眼突然发起光来。

“当尼卜柯开始在中国勘探和钻井的时候……”

“现在你开始明白了——这狂热之处。”那得弗德说。

“你父亲联系的那些钻井租让权会生产出比任何人所能想到的更多的原油。如果他与北京的交易成功了，即使是那些大公司也不会抱怨石油短缺了。”

“然而现在还是出现了短缺。”

“我说的是不足。这严重的短缺恐慌只是一个骗局。你好好想想吧，凯姬。当然，石油消费一直是一年一年地稳步

上升。但是几年以前曾发生了什么，仅仅是最近又发生了什么？突然一天之内你得接受这个定量要求暴涨的事实。大家早上好，在今天早上六时起，出现了石油灾荒。实际上你会使自己相信这个吗？”

“不，”凯姬说，“当你是这样分析时，我想我确实不会相信了。”

她陷入若有所思的沉默之中。她开始意识到为什么詹姆斯·罗斯恰特这样独行其是的人会受到那些大亨们的痛恨，还被认为是低人一等。

到达纽约后，凯姬和莫克直接来到沙缪尔·斯奈切特的办事处。“我们得和在法国的吉姆进行一次电话商谈。”斯奈切特，“我也会叫比德·吉里来听电话。”吉里是尼卜柯的董事长，在这近离闹市的尼卜柯办公大楼里有着事务所。“这样你们只需要把这事谈一遍。”

准备这次电话商谈以及与在开普·丹泰布斯庄园的詹姆斯·罗斯恰特建立联系花了十五分钟。

“情况如何？”他们听到罗斯恰特声音深沉地问道。

“情况良好，爸爸，”凯姬回答，“戈思蒂斯和彼得威尔都支持我们。”

“技术性问题怎么样，莫克？”罗斯恰特问。

“彼得威尔完全按你的要求进行九十天。戈思蒂斯这几天会叫人来找我，他们会执行那些实际工作。我倒会象个海外人了。”

“沙姆·皮特·那得弗德与我保持联系。如果你们感到必要的话，每隔十分钟给我来一次电话。现在我想私下与凯

姬谈谈。”

当其他人都挂上了他们的话筒，只留下凯姬一个人听着的时候，她说：“好了，爸爸。”

“首先提一个问题，你是否还是没有？”

“我是否还是没有什么？”

“你第一晚在纽约的时候是否勾引了莫克·那得弗德。”凯姬听到了她父亲暗自的笑声。“我与自己打了一个赌。”

“你可能不会相信，但是确切地说，我还不能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可以说，现在还没有。”

罗斯恰特变得严肃了，“你什么时候回到波纽来？”

“我想我还得在这里呆一个星期左右。”

“请明天就乘飞机来。”

“为什么要这么快，爸爸？”

“因为我想要你在这里，作为精神支柱。”

他说的是真话，凯姬想，这是她一生中他第一次要求她改变她的计划来服从他的愿望。

“当然可以啦，爸爸。我明天一早就动身。”

当沙姆·斯奈切特和莫克·那得弗德听到罗斯恰特要求凯姬第二天动身到法国去时，他们猜测到了他的要求后面真实的原因。吉姆·罗斯恰特不愿在这肮脏的冲突开始时让他的女儿留在纽约。当然他们两人也没有向凯姬提到这点。

凯姬和莫克一同离开了斯奈切特的事务所。

“今晚一起吃饭吗？”莫克问。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她。

“好的，”她说。“什么时候，在哪儿？”

“你还是在皮埃尔旅馆。让我们回到那原罪的地方去

2000

吧。”

“是你的罪还是我的？”

“如果我们进行足够的尝试的话，我们可能会弄清楚
的。”

“ 九公廿育好景否否景海 ”

“蘇東坡語。東莫丁臣臣否皇勉由治於聖聖御一藥求”

“翻个一丁与自已弄”。寅癸始自部亲父缺丁匿刑张附
家肯出外請不五弄，新張母商具因，前卧会不請可也”

”。育嬰至孝，則其何以答回國旅費也。

“‘來歷就這回刻印公刊的’”，丁寅當即受謝台博。

^①。古本隕星个一朵里姦姦界五帝賦典^②

“来脉广乘惊天即雷”

“爸爸，外公要办什么”

“卦支軒轅改斗，星宿亦將要懸掛改因”
 鹹來運亢一策卦中坐一卦最玄，懸鐵鼎，而真景由將顯

。聖恩隨曲从邇來校書郎戲笑寒

“快呀！總早一天開舞。爸爸，鍾以可熱麼？”

來要辨計漢受陰刑驗非尋漲，京莫麻替母秦祖。國必此
真面目來要陷卽丁匠國都卽卽，劫去圖告曉畏極天二幕職聘
卽卽切敵平突中隨細預亥空懸不替計漢受，誠吉。因取由矣
。京茲隱疑張贈向育效出人兩卽卽然產。後臨亦留人支助

。視發事由潛財奈視丁氏與同一哀莫勝強。

前幾日公於此畫映不暇。回京莫 ” ？四時對面一劍今”

。皱摩只再

“凡此諸事，皆由公之” 與此“諸事”